

# 陈晓，人生如溪

都说当演员沉浸在角色里时，就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旅行，陈晓对这个比喻深有感触。在拍摄电视剧《大生意人》时，他就跟着主角古平原，经历了多重维度的漫长旅行：空间上，从东北雪原拍到江南茶园，与角色一起过河入林、披荆斩棘；时间

上，经历了晚清的动荡风云，也见证了古平原从流犯到“商王”的传奇人生。

这趟旅行的起点，始于去年3月底的伊春。《大生意人》开机第一场戏，就是古平原在大雪漫天的冰河上跑马——白茫茫一片，天与冰融为一体。辽阔的场面，让陈晓

一下子进入了角色的时空，一个苍茫未知、风云莫测的世界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陈晓有时也会把握不住古平原的心境。每到此时，导演张挺总会用一句极简的话告诉他：“从头到尾，古平原只有一个目的：我要回家。”这句话给

了陈晓一种安全感，使他既对角色的内核有了精准的理解，也让他在表演上有了更松弛、更纯粹的状态。

“古平原身上那份笃定的力量，是我非常喜欢的。”陈晓对记者说，“他的赤子之心从未改变。”

## 1 “徽骆驼”的赤子心

初读剧本，陈晓就对《大生意人》的故事充满亲切感——这次，安徽人陈晓，结识了徽商古平原。他从小就常听到的“徽骆驼”，在古平原身上得到了具象地体现。“徽骆驼”是徽商的别称，是说他们能吃苦、有超常的忍耐力，十分隐忍。”陈晓说。

与偶像剧、都市戏不同，《大生意人》带着鲜明的历史色彩、年代特征。政坛、商海、民间的各色人物轮番登场，以古平原的人生经历为主轴，勾勒出丰富的群像画卷。在片场，陈晓常常会感觉“消耗巨大”。“一个是角色体量大、要面对的人物众多；另一个则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，他常常要面临生死之问、家国之问。”

因此，如何在复杂故事中抓住人物精髓，成为陈晓的重要课题。一开始，是感受和情境的代入。“光靠演员自己是挺难的，有时会变成一种‘生演’，无法呈现

足够的表现力和说服力。”他说：“这就需要导演的整体调度，通过镜头、灯光、置景、氛围去帮助实现。”

陈晓形容《大生意人》的拍摄现场对演员来说就像“拎包入住”，精确的配置让人快速融入。他清晰地记得古平原最初在宁古塔牵马的情景。东北零下20-30摄氏度的雪地，他穿着极为厚重的衣服，“就像有十几个沙袋绑在身上”。“我牵着马，脚陷在雪地里，夹着暴风雪，看起来很冷，其实里面热得湿透了，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。累是真累，但这就对了，表演的呼吸对了，状态也对了——那个时候的古平原就是这样的。”

随着剧情深入，陈晓逐渐在情感和思想上走近古平原，“他很坚韧、豁得出去，但从未丧失过赤子之心”。陈晓非常喜欢角色的一句台词：凭什么在狼群里，也要把自己变成狼呢？在宁古塔，上有残暴

官吏，下有复杂民风；到了商界，同行间钩心斗角，各方势力编织交错；后来涉足政坛，更是身处家与国、自我与大义的漩涡中。“然而，不管外人眼中他有多厉害，生意做得有多大，但回归到创作本身，他内心深处的东西是比较简单的——一个读书人的本心。”

有一场戏陈晓记忆犹新。“在黑水沼救常玉儿（孙千饰演）的戏份。”陈晓说：“看剧本时，我挺回避的，感觉一定非常难拍。”事实的确如此，两人在泥潭里不断下陷，每拍完一条出来满身挂泥，“像泥人一样”。这场戏拍了一下午，陈晓却在不断来回中有了一种“越泡越干净”的感觉。

“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感悟，这就是古平原的人生，不断在泥潭里翻滚，但洗干净之后里面那个雪白的东西依然如初。”

他说：“这也是角色教会我的道理。”

## 2 演员的审美

很多道理，是陈晓入行起就深谙于心的。

2005年，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班，表演老师之一就是带出了众多明星的常莉。记忆中，常莉不仅像母亲一样巨细无遗地带着学生排练、学习，也像行业导师一般传递着精神价值。“她常说，老师希望你们培养正确的审美，这样以后才能知道什么样的表演是好的表演，什么样的表演适合自己，该往哪个方向努力。她教导我们一个演员更重要的是内化的素质和底蕴——要有等待好作品的耐心，对艺术的感受力，以及对表演的敬畏心。”前段时间，陈晓又认真思考了“演员审美”的问题，发现的的确如老师所言，“当时建立的审美与现在的认知，的确变化不大”。

也有一些道理，是在不断实践中领悟的。毕业后有一年多时间，陈晓经历过四处试镜、无戏可拍的阶段。后来终于演上戏了，他反而有了一种如履薄冰、手握流沙的感觉，“很怕自己掉链子，心理压力特别大”。有时还会陷入自我反思，“总觉得身为演员，演不好就是个人能力的问题”。

2013年，陈晓因《笑傲江湖》《陆贞传奇》等剧受到关注，此后几年一直维持着密集的作品产量。武侠、校园、都市、主旋律，角色跨度几乎涵盖所有题材。有时候作品反响不俗，有时候也会悄无声息，但陈晓在这种高密度的工作中逐渐明白一个道理：影视创作，是一个集体性的成果。

“我越来越明白，创作的最终目的是戏要好看，而不是我作为演员个人有多出彩。”他说：“在演戏上，我不希望自己变得那么英雄主义——自己冲在前面，自己要表现，表演不是这样的。”

这种认知也让陈晓的性格、表演方式发生改变。过去，他习惯于在自己的世界里研究每场戏；如今，他更希望从工作伙伴的反馈中找到更多视角。他会在遇到演绎瓶颈时对自己默念：赶紧把压力甩给导演。“导演，我招了！”

“并不是真的把包袱扔给导演了，而是我想用这种方式传递一个信息——这个难题，咱们团队共同合作来克服吧！”陈晓说。

他也会不断询问对手演员：你希望我这场戏用什么状态跟你说话？你想象的画面是什么样的？这次拍摄《大生意人》，他一有空儿就和孙千各种聊，聊人物、聊剧情：“当我们一起描述心中的画面时，会发现比我自己想象得更新颖，有更多视角和灵感。”

学会配合、松弛、不逞强，片场内外的陈晓，都有了新的人生感触。



## 3 生活是流动的

身为演员，陈晓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。10岁第一次站在镜头前，从此了解到演员这个职业；18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，毕业后经历了三四年磨炼，迎来职业爆发期；近些年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遇上大爆作品，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《梦华录》《云襄传》……

但幸运背后，也有着像古平原一样的执拗和坚定。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的导演丁黑曾评价他：“率真坦诚，相信的事儿、认定的人蒙着眼睛跟着走，甭管前边是坑还是坎，就是相信。”

艺考时，家里不支持，他愣是埋头苦学，拿下3所院校的通知书，父母才转变了态度；读大学时，每个月2/3的生活费都用来买电影光盘，每天拉片学习

研究；拍《冰雨火》，为了贴近角色两个月健身瘦掉20斤，连来探班的家人都认不出他来……

聊到所谓的“甘与苦”，陈晓并不打算回忆太多：“我就是好好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”。对于过往的“爆款”作品，他有自己的见解：“我并不想把之前的作品归作一个个节点或者代表作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陷入深思，之后缓缓地说：“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小溪，从一个很窄的源头慢慢流，渐渐地汇入一些支流，水量变大了，开始有冲击力了，也变得更丰富了。现在依然在继续流淌着。”这些支流，可能是遇见的人、演过的戏、看过的世界、体验过的生活。

总之，他并不相信一夜之间的蜕变，而更看重潜移默化

地、日积月累地吸收。

不拍戏的时候，陈晓可以在家里宅上半个月。学医的父亲曾提醒他，每年演那么多角色，反复在不同人物之间转换，一定要适当调整。“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注意自我调节，一感觉有什么情绪不对，就给自己放假。偶尔做做手工、模型，让自己彻底放松下来，从表演的世界抽离。”

很多时候，陈晓想像古平原一样，做一个“想回家的人”，“从影视造的梦中醒来，去过真正的生活”。对他而言，让生活流动起来，让自己回到最初的状态，才能更饱满地进入下一段旅程。

据人民文娱  
(作者:余驰疆 陈娟)